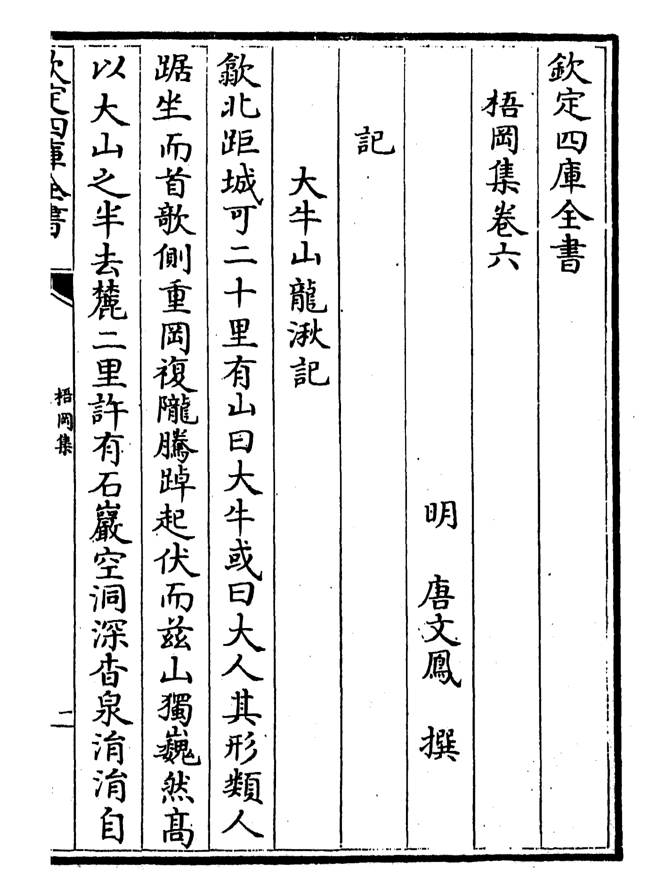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梧岡集卷六

明 唐文鳳 撰

記

大牛山龍湫記

歙北距城可二十里有山曰大牛或曰大人其形類人踞坐而首欹側重岡複隴騰踔起伏而茲山獨巍然高以大山之半去麓二里許有石巖空洞深杳泉涓涓自

中出冬夏不竭巖之東百步有潋湫水寒紺清澈龍實居之每遇久晴則龍現鱗甲光彩耀日或掛樹或蟠石須臾雲氣勃起如翻海濤幂於山頂則降雨值積陰淫潦暝雲乍收山色蒼然則斂霽以故居民常以候晴雨凡歲旱則官民致禱輙應無忒期洪武紀元之三十年夏歉土久不雨亢陽為虐禾甚枯瘁農告病於是坊廂之耆老吳仲遠金得遠等以祈禱故實白於府若縣縣令李公彥初憫農之罹灾迺與僚佐謀達於府通守楊

公永傳諆克恊諏日走詣羣祀縣令李公率僧道徒步登陟詣龍湫焚香揭虔撤水盛以瓦罌俄有物肖蝘蜓投罌中以鼓吹導抵壇所則涼風瀟然微雨隨至歷三日大雨滂沛遠邇沾足甦槁為榮易荒為稔農以有秋慶咸以為聖恩溥博而亦感神龍之嘉惠也不可以無述俾綴文以記之余曰夫山川之能興雲雨其神必靈而祀典當祀之茲山之神既靈而又有龍神托處於是則其神異靈顯可知矣故變化不測茫洋乎兩間雨下

土而澤萬物其功普矣而利及吾歙之民歷年滋久而祀以報之亦宜所以刻文匪干禁而美政也俾後之人知龍湫之神而且靈永而勿替庶有可徵此記之所以作也

巖谿書舍記

歙西之山多秀拔而奇峭其支壠餘阜亦皆騰踔起伏萃英凝粹扶輿磅礴之氣鍾於人焉其諸山之可名者黄羅金紫若馬鞍若筆架若飛蛾若平几又溢其秀獻

其奇為古巖石屋空洞神剜鬼鑿不能殫其巧為巖谿源泉淵深練瀲鏡浄不能比其清當巖之左谿之右中延通衢直修而廣夷坦而衺編氓托處連甍接棟工藝居於是𨈆用之精緻商賈集於是財貨之委輸鎮市立焉税司在焉而文獻之宗詩書之家有左史竹坡吕公午伯以文章行義大顯於宋理宗朝而其後裔有名旭字德昭以儒術世其業幼從予先君子白雲翁遊工詩能文以郡庠司訓授陜西延長縣學教諭予第四弟文

奎字子彰幼贅于呂氏之門而德昭愛之甚以其能讀父書性警敏而嗜學也予以宦遊南北奔走踰十有八載矣甲午夏子彰以能書徵赴吏部而予亦旅寓於秦淮之上始得會晤少慰暌離之懷間語予曰弟也有豚犬六人俾長稺留呂家林之居而於巖谿之濵買地卜築為屋六楹逎於宴休之所扁曰巖谿書屋願干吾兄一言以記之予喜而語之曰予宗自始祖諱承旿扈從宋高宗南渡因官於歙至登仕公來世守忠貞家傳清

白以仕宦稱以文學顯而書燈相續十有五世矣至今餘燼未滅後必有以接其光而焫然燋然者也而予弟之書屋經史子集庋置其中法書名畫陳列於前暇日則授徒訓子從容乎禮法沉潛乎仁義明周孔顏孟之統尋濂洛關閩之緒探性命道德之奥窮天人事物之理究古今治亂之原學必實學知必真知行必力行然後毋負於家學而稱世儒也況生於子朱子之邦涵濡其遺澤浸潤其流波而予祖筠軒翁講貫其學服行其

道而予父白雲翁纘承而繼述之鑽礲而瞻仰之自有以得其要領者矣愧予衰老猶駕斷航而泛巨海望洋而不知其涘予弟年尚壯力尚健其於朱子之道祖父之學當升堂而嚌胾也則書屋之名必顯於時也而晉昌之子孫益有徵者矣用書以為記而置諸堂之壁

文會堂記

夫在天之文日月星辰也在地之文山川草木也在人之文禮樂刑政也貫三才而不息亘萬古而不窮彌綸

乎宇宙炳燿乎古今文之與道三極並存於遠矣故曰言之不文何以行遠是以人心之精微動而宣於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夫六經載道之文其理醇而正諸子翊道之文其理駁而雜孔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朋友之際盍簪之頃非文無以輔友道之益也予家世居表城門内以儒業顯翺學海之波瀾傾詞源之浩瀚而予先祖筠軒翁以博學有重名於世當世若虛谷方萬里杏庭洪潛夫一時輩行相為師友彼我推敬曰

月刮磨以講聖賢之道此前時之文會也先考白雲翁掌教崇安當時寓公諸老若左丞烏古孫良禎幹卿侍講杜本清碧秘書彭炳元亮朝夕游從相與議論古今盛衰人物賢否政治得失清流之士咸歸譽之此後時之文會也予叨薦剡授縣令之職考滿欽選改除王府宫講得與在朝諸名公碩儒締交若翰林學士王達善楊榮王景彰國子祭酒徐旭侍講楊士奇狀元曾棨輩詩文往復賡酬倡和殆無虛日此今時之文會也予留

滞潞陽近蒙天恩賜歸田里而從姪彦清得翰林編修李真為篆文會堂三字裝演成軸求予文以記之予追思吾祖考以來暨予歴三世將及百年皆名其堂矣而彦清不忘先德復取舊名以扁其新居亦可謂有志於繼述矣予故詳記三世交遊文會之盛録其姓名俾後之人知所聞見而家學之傳淵源有自矣彦清之子道生頗聰敏好問學暇日編集鈞軒白雲朝陽祖父及孫文集以傳於家庶使先世精神心術遺澤不泯亦云賢

者矣迺併及之而書以為記

重建大和社記

古昔帝顓頊之子勾龍氏能平水土九州奠安祀以為社周祖后稷教民稼穡萬姓粒食祀以為稷禮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此其大者也歙之棠川鮑氏之宗居之風俗淳厚談詩書悅禮義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宋季之俶擾盜起里中執鮑氏之父曰宗巖者將兵之其子壽孫出而救之子願代父死父願代子死賊義而兩釋

之人稱慈孝鮑氏事載宋史里以慈孝稱亦由是焉鮑
氏嘗率里人建社於高塘亢地形散漫風氣踈泄民居
弗靖洪武壬申衆謀移建於棠川之村口而其地則慈
孝之四世孫汝欽五世孫必成兩家之巳業也族衆於
是踵門告曰子之先世嘗有功於民子誠不忘先德以
巳地為社神之居俾里民徼其餘福可乎汝欽必成咸
諾之於是繚之以垣墻峩之以屋宇風氣完固居民阜
康衆悉宜之且以其族之鄉先生曰仲安曰伯原曰伯

尚者昔嘗立社倉以濟貧乏保民於患難者其功為多又嘗舉鄉飲酒禮以孝弟禮讓化率鄉人足以垂訓因附祀焉於是其族之人有字尚賔者遷居北鄉有年矣覩茲而有感焉乃以其故鄉遺田一畝半俾宗人均其稅而收其入禋祭祀之用以表不忘所出越今四十年屋壞壇圮無以稱報祀之意其宗人有曰文紹者復率族衆經營斯宇規模壯觀視舊有加焉僉謂事之顛末弗刻堅珉何以示後乃礱石徵予文以記之昔唐韓愈

有曰願為同社人雞豚宴春秋又曰古之鄉先生歿而祀於社何昔人之存歿皆注意於斯豈非盛典所繫為衆姓之所慕歟所以後之君天下者立國社國稷推而至於鄉里或千家或百家或三五十家共立社稷以祀享之春有祈焉秋有報焉當事之際必備牲醴列庶饈瀝誠揭虔以致敬於神毋敢怠忽葢為民生之敬仰出於至誠此天理民彜不待勸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今鮑氏代不乏人乃能始終追念於斯既有以崇報功之典

又不忘鄉先生之德俾後人知所法式是可尚已乃不辭而書之

西溪漁隱記

新安之為郡據兩浙上游而練溪環繞郡城溯其源分為派者三一始於揚之水經硃砂崖匯於績之油潭直瀉如練而抵於城東一濫觴於翁嶺流為昉溪豬為釣潭而任公釣臺在焉縈紆曲折橫於沙溪而過城之北一湧於湯泉之池迤邐注為曹阮二溪淵瀫於昌堨漱

石漾沙道石門嶺聚爲龍王潭蕩滴於城西門三派合流平衍渟瀦是爲西溪土人謂之河西伴月之灘導其前披雲之峯矗其右漁梁横截於下雉堞峙立於上此西溪之勝槩也而已永昇氏世居之永昇爲人性識聰敏雅好山水而躭於畫嘗得李唐所寫溪景裝演成卷題曰西溪漁隱徵予記之予考李唐爲馬遠師其畫蒼古渾樸無纖巧態迹簡而意淡葢名筆也永昇固宜心其法造其妙以進於高明之域而西溪之景則天然之

畫有不待毫素可知矣風晨月夕駕一葉之舟青篛綠蓑筆床茶竈舉以自隨或吮墨以畫或鼓枻而歌天壤之間有此真樂而為永昇得之其托於漁豈暫隱乎抑終隱乎予以為人才之生也以有用之才置之不用之地不可方今文明至治之世有起渭濵有召嚴瀨而為國家之用豈徒若志和魯望之老於煙波者而後為可尚哉然則吾永昇其得終隱西溪歟

菊軒記

天台之山其竒秀甲天下而臨海之在天台為壯邑其地有丹邱而林氏世聚族居焉有字宗誠性聰敏雅好墨菊每當風日晴美臨池清興揮毫點染輙為菊寫生如坐東籬俯幽叢把踈枝而餐落英對酒長哦悠然見南山之秋色也嘗寓居潞陽留十載矣構小屋三楹偃仰宴休於其間焚香静坐心與神融意隨景適老圃秋容寒香晩節而丹邱之人猶彭澤之士也間與予胥晤於旅舍知予業艑翰欲干一言以書於軒楹予聞濂溪

周子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當其秋景揺落百卉憔悴而菊猶浥露傲霜踈花冷蕊精神恬澹香色清雅不媚於陽和寂然而孤芳誠有似於隱逸不衒於俗而遺於世也宗誠寓意於菊殆猶相馬於驪黃牝牡之外聽琴於高山流水之間不以形色求當出於筆墨畦畛之表而觀其思致風韻耳昔人有號菊庄者有號墨庄者今宗誠以墨庄而處菊庄也則菊之佳趣墨之清致俱得之矣遂書以為記

梅雪軒記

新安衞百戶侯安莊存敬卜築東城之隅髙明爽塏市喧不雜雖闤闠而有山林之氣象迺營小軒扁曰梅雪徵言記之不獲辭迺告之曰天地間萬物並育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為然得其濁者恒多得其清者恒少在天而有雪之清在地而有梅之清在人而有心之清故心清則理明理明則義精義精則仁熟而施於為政也何有想存敬居是軒閲武之暇解鞍下馬裒回容與雅歌

投壺所謂詩書之帥也時當嚴冬老梅著花霏雪呈瑞素色寒香溢目逆臭恍如冰壺之秋月金莖之玉露憑軒一玩乾坤清氣沁入詩脾不知人之與梅雪梅雪之與人孤標雅趣果有二乎哉反而求之觀梅可以畫卦映雪可以讀書吾儒心學具有成法如吾存敬出其緒餘則當効梅林之止渴雪夜之平蔡追蹤古之名將銘彝鼎而書竹帛也顧不偉歟是為記

永和堂記

歙之檀墅黄氏世居之其彦士遠甫貲甲於鄉而能以
善自處憲副胡公永成為大書永和以名其堂君次子
文定介張生惟達徵文以記之予留滯南北踰三十載
歸而故鄉老成凋謝殆盡士遠雅與予善亦不可作矣
俯仰今昔盡傷懐抱詛不獲辭迺繹名堂之義而語之
曰天地和則萬物育朝廷和則百職理家庭和則五倫
序和之義大矣哉君子之德猶太和元氣煦燠融盎春
意藹然盖必永久而不渝則形和聲和理和氣和而天

地之和應矣嗟乎士遠已矣二子文鼂文定友恭怡愉家聲益振蘭茁三孫俱清俊可喜雅稱其家兒如海上三珠樹河東三鳳雛人咸愛慕之和氣薫蒸將見木生連理地産靈芝以表瑞慶而黄氏之隆盛未有涯也豈非永和之所致而能然歟遂書以為記

觀瀾軒記

歙西之沙溪雙橋鄭氏世居之有字彦徽者讀書君子也其上世從髙祖鄭安子寧當元初有全城功民德之

為立祠及元季其從曾祖鄭玉字子美構師山書院講明道學以翰林待制徵辭不起國初主將要致不屈而死事載元史節義傳此其世德之懿有自來矣彥徵隱居授徒訓子優游卒歲以樂其樂其暇日危坐於沙溪之上有橋幽幽然有舟泛泛然靜觀流水之湍激而悟夫聖人之道大而有本也以其自得之趣而扁其讀誦進修之室曰觀瀾軒嘗俾予友趙永敬氏徵予記予躍然以喜作而言曰孟軻氏謂仲尼亟稱於水水哉水哉

何取於水也川上之嘆言道體之無窮也源泉之論言道體之不息也瀾雖為水湍急處然大波洄旋小波縈紆而紋生焉大則如怒蛟之騰身小則如閒龍之戲麟飛濤則如傾驟雨噴沫則如瀉驪珠千態萬狀不可形容至其平波漫流如橫練帶如鋪織紋乃天下之至文也予想夫彥徵之於是時靜而縱觀閒而細玩心地虛明必有所感悟而為進學之助也察聖道之精微闡人文之要妙不亦美歟易曰山下出泉蒙風行水上渙當

合於此而觀之可也故書以歸之而置於軒之楣是為記

槐陰堂記

昔宋元之交也予大父由城南遷居槐里而故相程公元鳳之子孫遺老每叙文會之樂焉人物之紀麗禮儀之古雅衣冠之俊偉葢非他里所及迨予之長也其餘芳流澤猶有存者予故見之矣永樂庚子夏予留寓潞陽丞相之族孫有曰辛童者予孫婿也晉謁旅邸再拜

告曰愚侍祖父於遺基創屋數楹以為奉先裕後計而扁其堂曰槐陰公遂於文學茲行尚不得公一言以暢厥旨何以詔後人而傳於永永幸毋吝予不果固辭嘗聞蘇子之銘三槐堂有歸視其家槐陰滿庭之句予之名堂殆祖述於此也歟姑舍王氏以程氏論之二太師之為祖為父丞相之為子為孫與王晉公之祖父子孫時世勲業益有不盡同者然世德之相承忠孝仁厚之流行其心未嘗不同也嗟夫種槐者非槐也乃種德也

以一寸之根荄委之於地而欲責報於天其可必乎必之蘊仁者深植徳者厚而天報之以福也必矣槐之蓊然欝然猶吾徳之油然沛然徳有類於槐槐有徴於徳所以槐隂滿庭則可以知其徳之盛也夫嗚呼程氏之世徳當培而延之如土地之盆厚如雨露之盆潤則久而盆榮矣茍不本於徳則槐之榮瘁於人何與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徳辛童勉之則名堂之義得矣而天之復興程氏子必有望焉是為記

臨清軒記

予倩汪宗純謁予於秦淮寓舍告曰不肖祖居之左偏喬木蓊然清池湛然新搆小軒以為宴坐之所而扁其楣曰臨清願吾翁丐之以言俾朝夕讀之如親受教予喜而語之曰夫天一生水為氣之始自質柔而生也及其蒙泉在山靜而清也節澤有水過而溢也靜則止溢則流其止也為坎為澤為沼為池止斯清矣其流也為湖為河為江為海流斯濁矣嗚呼塞則止疏則流水之

為物者然也流而動則黄流蕩潏濤浪以激之泥沙以汩之失水之本性外感之也止而静則澂波浄澈風雨以洗之星月以涵之得水之本性内有之也雖然此觀乎水也曷若觀人焉人之有心淵淵乎如止水其静也無不清性之真也其動也欲誘之濁斯形焉此君子所以觀感而化也今宗純開是軒以臨泓水之小見性天之大有非一池之所鑒一軒之所容也而體驗之於身心之間必悟夫觀瀾之術原泉之吉也夫嗚呼在知道

者默識之若夫王右軍之清流激湍陶彭澤之清流賦詩不過流連光景適一時之興而已宗純當有所擇焉遂書以為臨清軒記

學易齋記

南陽邑庠教諭蘊欽克敬氏年壯而質美貌温而氣和振教鐸於兹已五載矣誘掖啟迪剖析疑義諸生有所悟入暇則取羲經而紬繹之觀象玩辭研精覃思以究四聖人之心而窮其理焉予以公委留南陽克敬謁而

告曰欽也竊有志於學譬泛海望洋而不知其涯涘顧
借龍驤萬斛舟而順風以航之先生得無意也乎予乃
為纂學易齋俾歸揭於室之楣而為之說曰莊周有言
易以道陰陽盈天地間莫非陰陽奇耦之理在知道者
默而識之朱子嘗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程子有謂觀兎
可以畫卦朱子又謂一草一木皆有奇耦而周子倡明
道統見於通書邵子探躡昊復見於觀物詩張子精思
靜坐見於正蒙書是皆顯微闡幽而有功於易也其可

不致思乎大抵易之為道理與象數而已理寓於象數之中而非求之於象數之外也以故程子專主於理朱子專主於象邵子專主於數葢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嗟夫吾孔聖尚以五十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絶況在於後之學者乎克敬於風櫺月牖之間焚香拭几凝神静慮收視返聽如顔之坐忘靈臺烱然虛室生白而心涵太極觸處洞徹八卦縱横衍而為六十四卦散而為三百八十四爻則一部之全易具於胸中大而天地微而

萬物無一不備於我而非可以他求也克敬作而謝曰命之矣因遂書為學易齋記

陳敬所白雲山房記

白雲山天台之佳山也陳君敬所居之且以榜其修讀之室曰白雲山房故於戶牖几席盤盂琴書悉得是名所以志其好尚也且為余言曰珠璣大寳人皆好之然必深探不測之淵幾蹈乎蛟鰐之横而後幸得之惟可以富人則亦可以禍人圭組簪紱人皆泰之然必疲汗

馬之勞甚而有揺尾乞憐之詬而後幸得之惟可以為身榮亦可以為身辱其説何也家有至寶則暴客在門故珠玉不易保而有富禍之殊爵位愈崇而刀鋸愈迫故圭組不易保而有榮辱之變孰若吾雲焉日行乎太空之中而縈帶乎松石之表其動也周流無常其歛也寂乎無情朝而出吾山房也勢不得而要之暮而入吾山房也勢不得而狎之盎如其若盈也茫如其若虚也使吾日忘乎富貴榮辱之境而與天者遊其吾雲乎其

取之甚易而用之至足乎子何以教我唐子曰噫嘻觀君之言而審君之心吾尚何言哉於是廣君之志而歌之曰雲乎在山漭乎其為墻為藩雲乎在房溢乎其守一方雲之上下蒸而為澤顧行止之有時兮子無専乎白雲之白庶以無心而遇物兮求吾之安宅敬所樂聞吾之言請書為白雲山房記

西山後記

大江之西有西山焉巍然高以大自南嶽衡山分支走

脈延袤數千里綿跨數十州由南而轉折於西峯巒巖壑千態萬狀剜奇削巧不知其幾何而蹲駐為是山也山於方為西地之清也於行為金於時為秋氣之清也裘氏重實世居山麓人之清也豈非西山清秀之所鍾與裘氏之先自會稽徙居於是已十世矣七世祖從龍號西麓高祖興仁號西峯今而重實亦扁其軒居曰西山非特樂山也蓋所以不忘二祖之德也耕焉而憩其下西麓在焉游焉而涉其巔西峯在焉如見羮墻如覿

河洛則為雲仍者安得忘水木本源之理哉而重實之居是軒也肅然而敬悠然而想琴瑟書冊祖之手澤存也花木竹石祖之遺植存也翠微蒼壁祖之神魂游也雲氣嵐光祖之容顏寓也若是二祖之德無時而不致其思也吾重實曷能專美於西山哉予又讀余安道記在縣西四十里巖岫四出千峯特起高二千丈屬連三百里下有天寶洞天載於酈道元水經若夫景物之勝見於羅縣令余修撰二公之文既詳且美矣予知不能

出其右姑為後記以玷卷末云

仁和堂記

歙之堨田有譙國之裔朱氏世居之其始祖諱宣饒州番陽縣朱家村人也職萬户侯戍歙子孫遂為土著其後衣冠蟬聯欝為望族下逮叔廣君隱居授徒二子長士信次士澤彬彬競爽俱業於儒而士澤訓子以義方嘗扁其所居之堂曰仁和暇日謁予徵文以記之予與叔廣締文字交不獲讓迺語之曰大哉乾元運行不息

故在天為四時之春氣之和也在人為四端之仁德之和也君子以仁存心仁施於一身則一身和而百善備焉仁施於一家則一家和而五倫叙焉仁施於一國則一國和而百職理焉仁施於天下則天下和而萬民安焉此仁和之功用推致其極而馴致乎位育也歟嗟乎士澤敦德勵行循禮守道以為君子之歸則上承於祖考下迪於子孫前後一心始終一德登於是堂之上熙熙然愉愉然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夫唱而婦隨閨

庭輯睦和氣如春藹然蘭玉之風馥盎然黍谷之陽回是能集福臻祥延慶表瑞仁和之効不既多乎予於士澤有望焉故樂書之以寘於堂壁

孝思堂記

孝思堂者鮑子永懷思親之堂也永懷世居郡西鮑潭以姓名地蕃且久也永懷尊甫君仲斌母孺人洪氏合德媲美仲斌性誠實而貌質樸家貧嗜學隱居教授硯田筆耒伏臘弗給而洪孺人輔之以勤儉仲斌安貧樂

道甘於恬静介然不易其守固其造詣之深亦洪孺人
内助之力也年將五十始生永懷永和二子洪武辛未
朝廷宣召老人而仲斌以年高有德推舉赴京宴賚而
歸閭里有不平者質之咸得其直戊寅春有司復以講
讀大誥舉率學徒考試禮闈重膺恩賜而歸晚年二子
受過庭之訓亦能授徒以養親而箕裘之業有紹矣永
樂庚寅春里中疫癘甚熾人皆憚之杜門絶火仲斌偶
亦遘疾而永懷兄弟朝夕不離側寢食幾廢疫平越六

月仲斌復得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二嗣歳冬十二月母洪氏亦病卒享年六十有二廼卜地合葬於里之下梅村焉永懐抱風木之恨哀慕不已其友觀瀾鄭君乃名其所居之堂曰孝思而鹵谿漁隐之孫士隱為書孝思堂三大字揭於堂之中具其事走書京師徵言記之予曰人子於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書曰奉先思孝詩曰永言孝思此之謂也夫人有心而思出焉故心之官則思身之所處目之所睹必經之於心心之所思隨所在而

出泯泯棼棼紛紜萬緒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所謂
得者得其理也五倫之道而父子之親攸重其所思者
盡乎孝也予觀永懐之為子其幼也服訓成學其壯也
攄誠奉養其終也致思盡孝此其孝之純至非暫而不
可久也殆將有終身之慕焉予故喜鄉邑之後進克篤
孝行庶毋負生於我子朱子父母之邦也是為記

梧岡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梧岡集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馬步蟾

梧岡集卷七

明 唐文鳳 撰

跋

跋呉伯剛詩後

予童丱時嘗侍先君子白雲翁一日閑適偕休陽呉公伯剛先輩同游宋故相程訥齋石池寺祠堂相與劇談今古酒半酣吟咏以暢其情醉墨淋漓雪色素壁揮洒

迫遍予雖未解事心竊識之今而追思曩昔已六十年矣鄉郡前脩俱已凋喪猶晨星落落耳予寓京師侵尋四載而公之令子彥守給事中過予秦淮旅舍手公之遺墨開卷宛然如生而字畫詩句皆其平生精神心術之所寓捧誦再四不覺為之一泣悲夫公之二詩其一為程仲庸題愛日軒乃徽州府程經歷子也好學工詩見稱於時才名籍甚授縣丞職其一為胡子徽賦春暉堂乃歙縣縣丞也有政聲廉潔之操衆所推服然程胡

二公居官養親克盡孝敬無愧士行故公詩以美之匪虛譽也公親書上以呈二親下以示二弟而公孝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非特為人賦也實所以述巳志也嗚呼公今巳矣九京不作誰與論斯事耶而彦守克振家聲能紹繼祖父之業登庸顯宦縈膺近侍思公之志意樂嗜故寶藏其詩以貽悠久俾後之子孫如見羮墻焉遂跋以歸之

晚翠亭跋

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予常三復此言而知其旨矣盖觀世之人未有不修之於己而能蘄之於天天人之理感孚之妙若桴鼓影響而善惡之報無毫髪爽故積之厚者本必固濬之久者流必長譬諸水與木焉委派之滔汩始由於濫觴枝葉之暢茂盖自於萌蘗溢乎四海淩乎九霄進之而必至成之而必巨理勢然也人之修徳為善亦由是也然而獲報於天有遲速之不同故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則天道之福善禍

溪潛施默寓於冥冥之中人雖不知而天實知之斯天定也久矣予宗自始祖諱承旿京兆人因仕新安太守遂留家焉至五世祖諱大有豐貲好施周貧恤匱四世祖諱廷瑞登進士第擢遂安簿遷銅陵丞曾祖諱虞號梅癯清修苦節祖諱元號筠軒仕徽郡文掾博學雄文為江東學者宗師叔祖諱清字清之髙才偉識歴兩廣憲史先伯父諱潤字潤甫調宣饒郡曹掾先父諱桂芳號白雲先生詩文瑰偉卓冠時流任南雄路儒學正兄名

中字伯和登登士版叅賛戎幕今歸老於家康强無恙子孫詵詵以謹孝養而姪吉祥字彥禎中庚辰科進士第授永州府祁陽縣令三載考績朝京循例復任持先父所述晚翠亭記讀之俛仰今昔不覺痛淚之交頤追思甲申伯父曁父胥會芝山時委文而未果作至丙午文成而伯父已謝世矣初凡宦寓湖廣録文遠遺逮於永樂二年甲申僂指計之已六十一年烏乎予亦侵尋老境恨不能迓續先世之遺休竊禄晚仕先職縣令今

特除趙府紀善而與彦禎同於一時俱蒙國恩當精白一心世守忠貞志秉廉潔期無負於祖宗也予故歷著之俾讀者知予宗之所由來固有自矣嗚呼若予叔姪之際遇聖朝榮膺寵數其亦食報於祖宗也歟則晚翠之文有所待而不為虚言矣為善之報遲速有時豈欺我哉盍徵於予宗而益驗夫天定也遂涕泣而書之

跋山水畫

自史皇作畫創制立法下逮秦漢間混朴未散古質尚

存唐以下則人文日滋新巧雜出所謂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也至唐王潑墨輩出掃去筆墨畦畛乃發新意隨賦形迹畧加點染不待經營而神會天然自成一家矣宋李唐得其不傳之妙為馬遠父子師及遠又出新意極簡澹之趣號馬半邊今此幅得李唐法世人以肉眼觀之則無足取也若以道眼觀之則形不足而意有餘矣贛庠廣文王潛齋俾予鑒定故書是說以歸之

跋唐人臨鍾繇戎路帖

魏鍾元常以能書擅名當世專備於七體而尤善行押其真楷瀟散飄逸若宣示諸帖皆二王所祖今觀戎路帖蓋元常在軍報捷而書其用筆意氣雄豪凌厲有奬率三軍之志齊郡張士行謂有一段鐵馬金戈氣亦可謂善言者矣趙魏公謂真唐人所鉤臨無疑卷中題名若鄭明德陸友仁諸先輩皆先君子白雲先生友也洪武己卯春予有薦舉之命來京得衡山賀彥昭同選赴

任又同舟累日出示此卷故跋而歸之俛仰古今不覺三嘆

跋李忠定公遺墨

右故相宋李忠定公荅李提刑帳緑亭詩而其後裔今承事郎知吳縣事曰煥者之所藏也演飾成卷請某言識之弗敢以無文為解因詩之所及跪而歸焉其云昔我列中著識君自南方葢公自政和間由進士累官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宣和初言水裁責監沙縣稅則時論

可知矣靖康初除右丞親征行營使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髙宗即位首召為相時金人方熾在廷之臣爭為割地請和之說公獨不然以必守中原必還二聖為計而髙宗畏懦恇怯正不勝邪由是讒間蠭起公在位甫七十五日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再論鄂州居住移澧州論責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次瓊州放還自便此帳緑亭所由作邪其云蒼官儼成列青史立欲僵則公雖託興松竹而婾安非所志故開新帳緑克嬈

舊藜香又不以貴賤得喪貳其心亦可知矣方其宴安之時在常人之情孰不私便其身圖而公乃有立國歎郲小仰闕畏秦强之言烏乎愛君憂國之心公蓋不忍忘於一飯使思陵能用其言則中原必復二帝必還不共戴天之讐必報夫豈使大業偏安於海陬而為苟活之計哉讀公之詩求公之心忠義猶凛凛不待讀樂毅書賈誼策而後掩卷太息也其稱提刑院判者宋制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而六院判皆得轉對故例

為察官之選即詩而觀則其人才故非泛泛者卒章翺翔將壇之意所以擬之亦所以自慨之也且公之書别見鳳墅續法帖中為世所稱重而此幅體勢剛方韻度深穩如檜栢崢嶸氣凌霜雪公之心畫於是乎著至若公之始末具信史固不待贅然公歿不數年國勢日蹙以至社屋而此紙獨存於三百年後筆墨如新不失為李氏故物豈非天相忠良而有以詒其後人乎則凡後之閲是卷者又當感奮思慕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砥礪

名節以不忝前人毋徒視為寶玩而已也

止足亭

老氏云知止不辱知足不殆盖為我之學也猶未免乎孟氏之譏嗟夫天下之理有得必有失得於此者失於彼得於前者失於後審夫得失之幾而能不失其正者其吾聖賢之道乎聖賢之道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兼備物我無間則知止於至善以自快足於己也嗟夫吾儒體用之學非老氏為我之學吾儒聖賢之學明體

以適用體無不備故用無不周則可以措之於天下行之於後世以致隆平之盛雍熈之和而唐虞之化三代之治將可復也今歙南朱永迪氏世居環溪之上不墜家聲其先嘗以止足名其亭儒林之士咸歌詠之復求予言諸老之文已盡乎山水之趣余何說焉夫止足之義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彼者山水之樂泉石之美而此者身心之間意趣之際固有内外之殊當知其要而審處之則止足自得而無殆辱之患矣余故以是說復

于永迪俾知自警遂書歸之

蘭谿漁者詩跋

洪武九年先君白雲翁為兄伯和述蘭谿漁者序時伯和以人才舉銓蘭谿湖官其地據黄州上游荊湘之滙郡志以地產蘭故名蘇文忠公居黄時嘗遊覽于是則其溪山之勝景物之美皆見於吟咏矣吾兄公務之隙觀烟波之渺浩舟艇之出没持竿以釣月披簑以冒雪聞滄浪之歌鼓枻而和之不知身之在宦海而心已結

於鷗鷺之盟矣故號蘭溪漁者姑因其所寓之地托以是名殆為他日歸隱之先兆也後四年得返故鄉以遂初志結屋表城門内或風日清爽則攜童子具絲綸坐練溪旹磯而漁尚羊容與脩然而有出塵之想昔之蘭溪心迹未忘於漁也今之練溪心迹俱忘於漁也地無遠邇之殊心有彼此之異漁者之號謂之蘭溪可也謂之練溪亦可也其張志和陸曾望之徒歟儒林碩士為文為詩聯成卷帙文鳳才謭學膚未敢有所著姑僣書

于後

跋諸葛武侯像贊

予聞蘇長公稱武侯出師表與說命相表裏自三代以後歸然王佐才惟武侯一人而已侯之平生出處大節諸先正論之詳矣後學豈能容喙於其間哉今觀此像丰姿神俊意氣閑雅手把如意肘支圜枕綸巾垂帶氅衣披袂欹坐匡床脱屐露足注目凝想而游心於祁山褒邪之遠猶若指麾三軍時也傳者謂宋劉子駒家藏

為唐閻立本筆而臨摹出於盧謐之手卷題張南軒先生之賛而我紫陽朱夫子跋之葢南軒為宋中興名臣張忠宣公子也叅聞濂洛之緒論功在王室名播强鄰實開家學之傳其於忠武侯之遺畧或有得其二三者而其成功雖不可侔亦當時之傑也而朱子與南軒同時倡明理學以續道脉大有功於名教故其心之同而道之同不自知其情誼之相孚意氣之相合也故朱子於著書立言凡用南軒之語一則曰亡友張敬夫二則

曰張敬夫蓋不沒其善而推重者如此嗚呼朋友道喪安得起二公而論斯文也哉朱子以謂敬夫語簡意到聞者嘆服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又謂王齊賢俾之題賛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示俯仰疇昔三君子皆不可見為之嘆息而朱夫子之所感者深矣悲夫然而武侯之事業朱張之道德蓋不可尚已而閭盧之手筆亦不可復得也其賛跋乃紫陽鮮于必仁書元鮮于郎中伯機遺腹子也字法亦得家傳之妙并識于後

觀者庶知其詳幸恕予之僭也

書上歙尹程公德芳書後

洪武三年吏部符下令天下府縣開設學校是歲正月同知何公翔卿知縣程公德芳舉薦家君充歙縣儒學教諭時抱患未痊逼迫就道文鳳慮奔走千里舊患愈加將有不測之憂是以哀號縣庭通書於程公又匍匐府廳再陳情于何公二公感而憐之遂己于行鄉先生周石泉謂文鳳曰昔原誠在前元至正間澔擇可縣尹

舉充學職得月米四十餘石子辭不受師山鄭先生聞之詰門告曰衆皆競求月米而不可得爾獨當得而固辭可謂有光于儒林矣玉敢不下拜於是使人掖原誠坐先生四拜訖今三十五年矣爾辭父之薦使得居家養病而免道途之苦可謂孝且賢矣原誠亦以鄭先生之拜而拜吾友焉後程公復舉先生及文鳳同職訓導居歲餘縣例設二名先生以疾辭洪武四年起赴京中途以疾篤免是歲先生卒洪武十四年先君亦卒撿閱

故篋得此書舊槀因思先生汲引後進之言并述其始末命次兒家禎録之一時父師俱已澌盡不覺清涕之交頤也

題墨竹圖

墨竹始於唐蕭悦因觀竹影遂為寫真其後王維盍臻其妙至今鳳翔石刻為世珎玩迨宋盛朝文與可得乎天趣胸中有渭川千畝遺墨流滋人間不啻拱璧同時若蘓子瞻極意模倣雖不得湖州之矩範而僭耳道中

見風竹急歸命官奴秉燭寫之亦可以發一時之奇思耳前元趙子昂李仲賓柯敬仲輩皆稱名筆寥寥千古文物凋謝繼今以往擅能者誰歟大尹劉公得歙人鄭子明為作是圖暇日示予俾綴語于其端大抵古人文章圖畫非特玩好而已今觀夫九疑之遺迹足以壯公弔古之懷有虞之至治足以廣公愛民之政竹之勁節不渝足以勵公確守之操竹之虛中自持足以表公精白之心公所以寓目而警者意有在矣豈畫之云乎哉

予故歷叙其説以復命覽者知不徒貴于畫以為玩好而已也

題錢舜舉瓜圖

吳興錢舜舉鍾苕霅之秀寓意于丹青凡天地間品彙形肖之類皆為冩生而能逼真葢深有得於沒骨圖之遺法其視黄筌趙昌相伯仲宜世人與松雪公翰墨並稱為湖州之絶也此圖植南園之竹蔓西域之瓜有園其實有煃其花于以見造化生物之巧同里汪彦章氏

購得之俾予綴語觀其所尚可以知其為人也當永葆之

題鄭斗菴墨蹟後

歙西長林之鄭為衣冠望族世有文人鄭君彦斌號斗菴為教授希賢公之子雩都縣尹之從子御史彦昭公之從弟幼服禮義之訓侍父兄間耳濡目染固有異于庸常者前朝至正中叅政全公子仁之門以儒雅推敬使之親炙于左右給文墨之役一時省府僚佐尊而

嚴憚之詩詞翰墨人爭寶蓄遭壬辰兵變隱居故鄉慕子真之高致無何駙馬都尉王公子敬鎮徽禮羅為館賓執師道甚不以威怵不以貴諂甘淡薄而樂道義與六安鄭士恒篤交友之契吟哦紬繹反復論難知其學之有得而才之有成也及王公移戍紹興又鎮撫南閩嘗挾以自隨而不忍朝夕舍其好之密胳合無間古道之僅見於今焉以病瘻弱不能久客異土歸歲餘卒于家嗚呼惜哉君之才學宜用于時而弗克有所施設使

如馬周之遇常何條疏而薦于朝曰臣客馬周之筆也則其見用為何如哉豈不重可愓也夫君之次子詢早失所天而長兄諼相繼傾棄凡君之墨蹟放失不存詢拳拳求訪而未得予毎聞之先君子白雲翁而知締交于彥斌之祖父殆若李唐通家也猶記辛丑歲江西權伯文都事留歙君與之偕詣先君於槐塘三峯精舍讀天台丁仲容秋江送别圖長句喜而和之君亦欣然揮筆僂指歷數已廿又七年矣檢閱故篋偶獲此紙君之

手澤尚新雖字畫之微而生平精神心術之所寓流風遺韻有足觀者為子若孫一注目之頃孝思之心豈不油然而動于中起敬起慕惡可已也予故叙君履歷之詳以跋于後而歸于詢俾珍襲之以傳永久詢謹飭好學今讀書邑庠將有以昌阜其宗而無愧于顯揚也

跋張小山所書樂府

前元全盛之時海内昇平幾八十餘禩人才蝟興比隆唐宋休明之運淳龎之氣見于文章散于篇什率皆光

華俊偉一掃衰世委靡之習當時所尚樂府新聲至于文士才子講治正學之餘往往嗜好矢口而成揮筆而就於瓊筵綺席間度以歌喉協以聲律亦可謂快意矣昔之所稱者北有關漢卿馬九臯輩語意雄渾殊乏纖巧態南有張小山自吳鹽集一出流傳京師寵書于牽章膾炙人口珠璣璀燦錦襭青紅新奇而工緻豔麗以清腴論渾厚之氣則有間矣小山張公聰明過人博聞廣記推其才究其所蘊殆不止于是惜乎以樂府之名

掩其所長今汪景榮氏購得此卷乃生平親洒字畫雖不拘于草法筆勢翩翩自成一家也展玩之餘輙題其末當永保之

跋葉宗懋訓子詩後

右葉使君所作訓子詩一篇時使君謫寓京口當丙午之中秋日也後二十年乙丑使君之季子大同亦予俾跋于右方予曰古人之詩皆所以述其志也非特流連光景而已身雖有窮達之殊而志則無以異也方使君

脫離亂之厄而躋榮顯復竄謫以居覊旅而此志不為之變其詩大㫖首言弟兄之友愛而欲其勤學事親次言祖業之艱難而欲其謹身保家葢思祖所以知本務學所以成業養親所以致孝皆惇德勵行之言也流離顛沛之中尚拳拳於訓誡以淑其子而不變此志可謂守道之士矣後使君役版築工巨長子大年上書叩天閽獲免今大同亦不忘父訓思立身以光大其宗又知使君之化素行于家子能盡其孝父能成其教庶不戾

此詩之諄切矣子故不辭遂書以歸之

跋宋大同草書

昔風林先生講道于棠樾子嘗侍先君白雲先生過從之極談經史子志百家之說至于字學謂自篆隸分楷之後變而為草趨簡便之極甚少於其即多於卿無復存六書之遺法學者何必劬心以求之及觀歐陽文忠公跋懷素帖以魏晉諸賢逸筆餘興初非用意後人迺棄百事以學書為務蓋與先生之意合矣大同先生嗣

子也聰明才俊而多藝能雖異于家學然臨池清趣筆勢縱逸亦可少發胸中之奇思耳同里沈彦華得此幅如蛇驚鳥迅初無定跡猶可想其揮洒時也嗚呼大同往矣惜其才而推其學感歎久之遂以閑先生之言疏于端非故異論于父子間也俾覽者慎所擇焉

跋從兄伯和刺股詩後

右絶句二首從兄伯和所作也始兄屬疾甚亟嫂丁氏刺股以進既而疾愈誠心所發感格異夢逮今忽忽二

十有餘禩恐久而無聞故述其事以貽子若孫洪武丙寅冬吾兄袖詩過梶瀨俾識其概予嘗讀先祖遺文知先伯諱徐卿第二女真一名佛奴年十一遇先祖患鼻衂潜禱北辰刺左臂肉和饘粥以供由是疾愈當時為之詠歌今而聞嫂氏之事則有以徵誠孝世德振於前繼於後雖閨閫之懿亦能服訓被化一見而再見焉雖然儒先以刺股為傷親之遺體率罕見錄而春秋書許世子以不嘗藥而受弒逆之名則世之庸放者不以親

之疾為謹其取譏於聖人當何如哉故刺股出於為子為婦一時迫切之至情雖未合禮殆亦可以義許也嗚呼世稱孝婦烈女制行不同孝則有仁愛之心烈則有敢勇之氣未有仁而不勇勇而不仁者論是以往則抉目以示夫冒刃以護姑者皆此心推之耳可少之哉謹跋

跋白雲吳公詩

休歙相距百里而近山水環拱村墟聯絡棟宇容比在

在若城邑歙槐里之程休吳田之吳皆代以儒宦顯連姻締好氣味相投吳之望有諱翕字萬頃號白雲翁者身幹魁梧美髭髯善譚吐渾然莫測其際浩然莫禦其鋒程之先輩每值春秋嘉會必汛掃涼臺燠館風亭月榭以候翁至至則肩輿軋軋僕從導引子姓扶掖延欵謁問起居畢則三肅坐上座少長凝立凜弗敢譁酒數行微醺興發豪談娓娓每傾座客或遇倡酬才思泉涌吟詠未出口吻則振筆著紙揮灑迅疾颯颯類風雨聲

俄頃盡數十幅咸争傳看諷誦以相樂復引滿終宴而止率以為常時予先祖長孺筠軒先生以高年耆德講道故相家翁師事之執弟子禮甚恭情孚而志合先父仲實三峯先生自崇安校官歸與翁問學相資頡頏輩行詩筒往復不輟嘗記壬寅之歲翁留槐里宣城劉仲脩授鄱陽同知寓于歙土暇日訪先父于三峯精舍有詩云平生毎媿劉公幹晚歲忽逢厓子西頗怪卧龍淹世用不辭騎馬訪巖棲酒清定是松花釀詩就閒拈柿

棊題他日卜鄰何處是黄山髙與白雲齊從遊文儒和之者聨為巨帙而翁乃三用韻回視之予年始十六侍翁杖屨不以稺弱童子鄙之亦俾賡韻僂指迄今四十三載矣所藏翁之翰墨猶新宦遊南北緘以小櫝挈之自隨永樂元年夏予授趙府紀善二年春翁之孫彦守亦由紀善陞户科給事中兼司經局校書一日規訪予於春淮官舍相與道故舊因出示此幅再拜伏讀執手涕泣良久予追憶疇昔兩家祖父文章道德當世推重

而遺風餘韻承繼不泯者在子與彦守耳敢不思自砥礪名節以期顯揚耶遂剟其詩三章裝演卷軸而䟦其後以歸彦守俾永藏之以為家寶也夏六月十一日書

䟦宋景濂杜叔循所撰書前太常丞吕仲善祖父墓銘後

余聞諸儒先自宋以來江東文學之盛首稱金華遂於經者名性理之學精於史者號經制之學東萊吕成公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又得紫陽朱子商確印

正於是合經史之學而一之矣厥後許公益之承朱呂之傳屹為儒宗至元之黃公溍卿柳公道傳其授受實有源委而景濂宋先生踵其後含咀英華嚅嚌竒雋六經羣史諸子百氏以至釋老方技莫不抉摘其菁𦾨鉤剔其藴奥發為文章精緻清新明暢雅健紹述諸儒之緒餘而獨步乎江東暨我皇明徵入翰林超授學士凡典册制誥敷闡皇猷鋪張帝載述作潤色多出其手誠一代之大老學者仰如山斗焉先生嘗譔太常丞呂仲

善祖父誌銘而杜君叔循書之叔循名環金陵人字畫雄偉歐虞之規矩顔柳之筋骨亦名筆也仲善之子叔素出以相示辭翰並妙其可傳也必矣嗚呼前脩淪落後進不繼叔素當如良金粹玉珍愛寶藏磨貞珉而鑱之垂休先於無窮予昔侍先生於師山鄭待制之門親聞誨葢今因叔素之請故悉論之俾讀者知先生之學有所自云

跋唐人臨王子敬洛神賦

魏鍾繇作行押書世傳戎路等帖即其體也王子敬洛神賦逎效繇法然揮灑此賦時淸思飄飄髣髴與神女遇賦中語所謂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殆類是歟今觀此幅風韻瀟散勢態縱逸得子敬之遺意眞唐人所臨無疑亦名筆也後人得此當永祿之

跋鮮于伯機草書

草法自史游作急就凡將等章猶有渾朴氣備篆隷體至張芝皇象索靖鍾繇輩雖稍變史法遺意猶未泯也

王羲之獻之父子變化神奇謂之新草此草法一變也降而唐之張旭懷素之儔縱筆快逸連綿游絲無復古意此草法又一變也宋之蘇子瞻黄魯直米芾諸老任意所適蛇蚓蟠結潤燥間錯縱横顛倒幾不可辨此草法又一大變也元之趙子昂鮮于伯機幼相友善居西湖同學書十年後鮮于公以草書擅名于時雄健端嚴趙公草書媚婉可愛而乏遒勁之氣嘗讀跋鮮于書後有云僕與伯機兄同學書世人以僕能書然伯機兄過

僕甚所謂無佛處稱尊耳其相推許如此贛之李思善寶藏公墨蹟暇日介鍾子常氏徵予書其後予故叙草法之變而識二公書法之大槩以復之

跋姜堯章趙子固所書定武本蘭亭帖後

唐太宗寶藏王右軍蘭亭真蹟嘗命虞永興歐陽率更褚河南輩摹搨以賜近臣厥後真本殉葬昭陵世傳墨本皆虞歐褚諸公所臨筆也今之所見真贋混淆必具眼始識之定武有肥瘦二本平川鍾子常氏所藏蓋定

武肥本也卷有姜堯章趙子固二公親書跋語二公論書法深有合於予心經其鑒定佳本無疑堯章云此本有黄山谷題字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為農丞過余見後題欲乞去余不忍與以亡此題則蘭亭廢矣知此本出於堯章家藏而蘄於山谷之題字亦知蘭亭借重於太史相與流傳於永永也然卷後之題今不復見惜哉子今與國二載藏書之家寥寂無聞而子常獨寳此卷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矣故喜而跋之

跋道士康雪坡風珮吟詩集

興國邑治之西郭有琳宮額以治平乃洞陰福地也昔晉仙翁葛洪稚川留居煉丹有丹池丹井今丹池湮塞而丹井猶存嘗留題云洞陰泠泠風珮清清仙居浩劫花木長榮想仙翁至此豈游空同之山而為勾漏令間丹之時乎宋季元興之際有道士康文俊字焕翁號雪坡讀儒道書能詩裒集平生吟詠聯為巨帙鋟梓以傳好事者取仙翁語名曰風珮吟集當時名儒鉅卿若劉

須溪辰翁董左丞愼齋元郎中明善滕學士玉霄俱有詩文推許不少置今讀其集清新瀏亮如聞羣仙玉佩珊珊而歌步虛之詞也經兵火後詩版不存世罕有傳之者一日其徒孫康自成得之於藏書之家語予跋語時予考績不暇秉筆而自成勤懇待舟東下抵贛之實臺觀特為書之俾風晨月夕令童子叩靈璈而歌一章則雪坡當陪仙翁鞭鸞笞鳳神游雲間冉冉而下聽也

跋楊彥華書虞文靖公撫武慢詞後

余嘗讀虞文靖公道園集覩其高文大策醇辭雅論知公所學博洽淹貫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會故經緯彌綸之妙臻古作者之域真一代大手筆也推其緒餘字畫之偉歌詞之麗亦皆超詣而不凡今按調寄蘇武慢詞十二闋益和馮尊師所作其自序經閱累歲而成飄飄然有出塵想如在九霄之上下視世紛膠擾曾不足以入其靈臺丹府所謂不喫烟火食所道迺神仙中人語也史稱南嶽真人降生豈其然乎余僚友揚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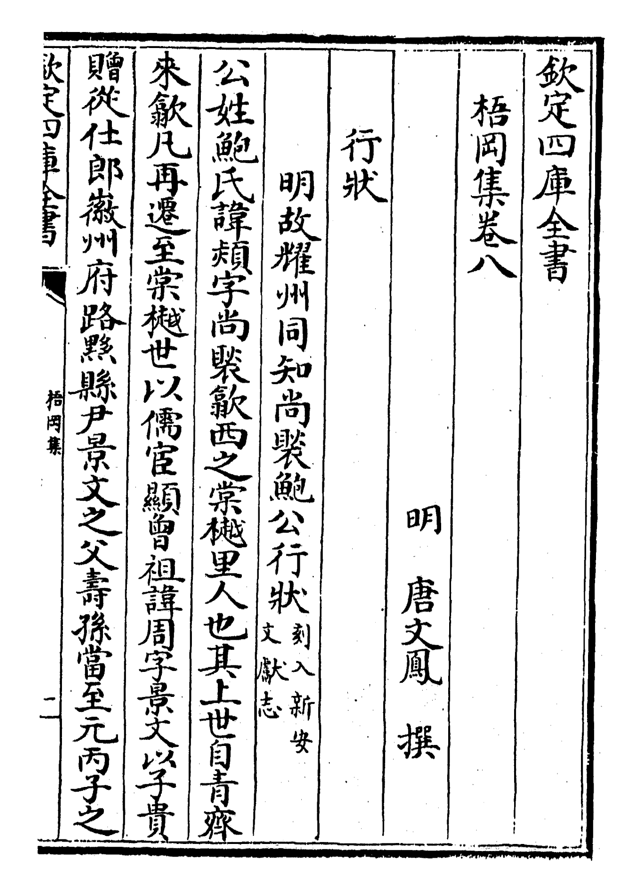
菴酷嗜此詞喜而書之聯為巨軸字體蕭散俊逸有晉唐人氣或遇風清月霽之夕馮虞二公有知當乗雲御風而來尋歌審音玩書留跡亦復絶倒也故跋以歸之

松雪趙公畫梅跋

三代以還梅之實載於詩書禮而不言花南朝以降梅之花見於詞人之吟詠而不言實豈世之所尚異宜而梅之所遇有時耶不然屈子騷經下至蘭茝蕭艾靡不采錄而獨遺於梅何耶林逋老仙隱居孤山為梅出色

神交意會暗香踈影水邊籬落之句非特得梅之標格而并得其風韻數千載不遇之幽憤一旦發之無遺矣今觀此圖一枝斜出猶可想像孤山吟餘之趣後有趙魏公題名嗚呼自逋仙後梅之知己幾何人哉魏公以玉堂之清興侶茅舍之幽姿而特為寫生未為不知己也然公自號但有取於松雪而亦未遑於梅雪又何耶梅如有神當招老逋跨舊時雙鶴裴回於小橋流水間長空月明鐵笛三弄起魏公而一詰之

梧岡集卷七



梧岡集卷八

明 唐文鳳 撰

行狀

明故耀州同知尚褧鮑公行狀 刻入新安文獻志

公姓鮑氏諱頫字尚褧歙西之棠樾里人也其上世自青齊來歙凡再遷至棠樾世以儒宦顯曾祖諱周字景文以子貴贈從仕郎徽州府路黟縣尹景文之父壽孫當至元丙子之

變里中盜起賊執其父欲兵之壽孫出願代父死父願代子死賊哀憐之不忍殺父子俱得釋人稱為慈孝飽家事載宋史孝義傳祖諱同仁字國良以右語出身五轉至會昌州同知致其事考諱深字伯原講學鄭子美待制之門為構師山書院以延鄉里學徒遂領府檄攝山長事公幼聰敏不凡甫成童讀書知大義能詩文精歐陽字法道勁方整旁攻篆隸皆臻其妙及長從游於張子經胡孟成鄭彦昭諸先輩山長公築耕讀堂以延賢士大夫而楓林朱允升白雲唐仲實

石泉周彦明日夕過從相與講求誦習由是見益明識

益高值壬辰淆亂世家大族俱被剽掠刼奪而公之故

居悉遭焚燬無遺丁酉我天兵東下克復徽城而主將

鄧愈索鄭待制待制以嘗受元官遁去公遂代係於獄

索之愈急度不獲免待制乃挺身而出見主將抗辭不

屈主將禮之釋公待制語於衆曰吾得死所矣山長公

與弟以仁受業師山最久不忍其死公奮然進曰先生

既受前朝待制之名雖不食其禄而受其爵豈可屈辱

臣異代乎待制曰頫之言是矣吾計已決明日衣冠北面再拜自縊死異時待制得登名於元史忠義傳雖其平生學力所至公亦可謂賢弟子矣已而世運平定詔求民間有才德賢良者太守王公以公名聞公以親老辭不允逼迫就道賦啼烏行以見志至京吏部引見上於西苑詔公與晉王傅桂公彦良十人同舍尚賓館編史傳進呈畢賜白金五十兩帽履衣各一襲授博士廳典籤明年春監築太社太稷壇成時初立翰林國史院

改除編修官洪武改元學士陶公主敬稱公質實有文
陞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上嘗
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四方比
南京何如公對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
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
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上又嘗策問久任之法公
以借冦故事對皆稱善一日上登鍾山命詞臣扈從上
御擁翠亭給筆札即景賦詩公與翰林朱升張以寧秦

裕伯起居單友中李其鐵冠道人俱應制上親倡和遊
崇福寺錫宴而還時尚書張復初以吏疾儒遷陜西内
附遂出公為糴州同知州兵戈之後饑饉屢年流民未
復逌披荆棘以臨政歲大饑朝廷發粟以賑公親領縣
民赴孟津給粟宣上德意至秋方稔一新官廨民爭趨
事不待程督旬月落成博士金華王公子充記而刻之
張氏偽官許玉者結黨害民有王寅罹其害公不避危
險率弓手盡擒之以送行省右丞耿公大加稱賞境内

獲安淳化縣與州鄰縣有奸吏逼民虛增田土頃畝以媚上父老訴於會府委公覈實适履畝而徵去虛增粮萬五十石同官縣民偽左丞趙某掠平陸縣民張氏女年十三訴於縣不能直公執諸廷歸其女洪武四年秋奉表上京欲順道省親九月十四日光禄錫宴越翌日赴禮部辭儀被拘送刑部轉送羽林衛乃知西安府經歷常達坐事誣指凡陝西一道官吏無虛實小大皆不免至十月十五日獄中上表陳情不報時從叔任留京

不忍去為製衣饋饍及死買棺載骸歸其鄉公臨終寫遺文付其子宅相丁寧戒諭文辭明暢字畫嚴整不異平日其意若曰天其不可必乎吾為善胡為而罹此禍天其可必乎吾當昌吾後公先娶程氏宋丞相程公元鳳之曾孫女性柔順盡婦道年十九歸公為夫婦十六年臨蓐而没繼娶宋氏甫一月而公有薦舉之行在耀州月下嘗相謂曰設若不幸汝肯守志乎宋泣曰婦人從一而終豈可事二姓公笑曰吾無憾矣聞公之訃哀

慟號泣抱一歲幼子匍匐走數千里見者莫不感動既抵家公姑康健在堂具甘旨輸孝敬經紀其家政公姑安之視前室之子不異所生子亦奉之如親母凡事必咨稟而後行時戶役煩多丈費不給宋之父母憫其蚤寡欲奪其志曰曩吾在耀州月下已許吾夫矣可以死背其言乎終不聽公姑俱以天年歿宋營喪事盡禮宗族婣戚咸稱之里耆老以貞節聞得旌表其門程氏生子一人即宅相女一人適某宋氏生子一人曰長安七

歲而卒宅相有子三人長玄英次玄寧三玄復曾孫男若干人公得年四十以永樂某年葬績溪縣之株木嶺嗚呼天道難諶善惡之報禍福之降何其不以類應耶豈囿於氣數而值於命運歟將詰諸司造物者其然乎其不然乎申包胥曰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其果然乎公之罹非辜亦可悲矣三孫念公嘗踵門而請曰先祖行實未有紀述當時儕輩俱已澌盡無一在者惟先生獨存歸然猶魯靈光也非先生其誰宜為先祖褒

世埀四十載矣非敢後也若有待焉敢請予諾之老淚危迸哀思填胸每一執筆悲不自已侵尋歲月弗克成文迺忍慟而書之尚干當代名公矜憫而銘之庶貽於不朽謹狀

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

公姓吳氏諱㣲字萬頃號白雲處士徽之休寧人也吳自泰伯受封因以為氏其後延陵季子繼泰伯之德而以三讓稱故郡望以延陵著至秦吳芮為番令得江湖

閭民心號番君今大江東南皆其苗裔徽之與番壤地聯接支派蔓延土著於徽分徙於休寧之萬安吴田始祖諱超唐興元年閭任本邑令族盆大五世祖諱其仕蜀閬州倅擇故鄉山水之勝遂卜築焉即今所居之地曾大父諱某字某邃於儒肄舉子業以易經魁鄉試宋季監桐城税階成忠郎大父諱某字某號屏山克繼家學以文章擅名至元授太平繁昌縣尹有政績階承直郎考諱某字某號松所學行卓卓可述䕃授良禾嶺巡

徽末老納禄而歸公承累世培植之厚田園邸第幾有一鄉能以富盛自處而不屑於裒聚名仁厚儒宦家公幼天姿穎悟德性凝重年甫弱冠身幹魁岸意氣豪宕未幾歛華就實勵志古學益以聖賢為法當是時風俗淳美人慕士君子之行而徽為紫陽朱夫子之闕里宗工遺老倡明性理若雲峯先生胡公定宇先生陳公皆執經師承而朱公允升汪公德輔友道尤篤則公問學淵源有自矣絕口不談仕進延經明行修之士尊禮而

館穀焉姻戚俊茂若趙方子常鄭潛彥昭皆招置家塾飲食訓督無異已子後二公知名趙以篤學師黃楚望虞文靖著書立言而學者以東山先生稱鄭以才術文翰受知宰輔歷任正字御史薦登清要蓋出於公之誘掖而成也公甘隱山林以道自樂經生學子質其疑難達官巨人資其謀謨以暨韋布之秀方伎之流莫不願把譚笑仰風裁得公青矚則人人飫德有以自慊公平生好周人急里中有孤嫠貧乏者饑則餔之寒則衣之病

則藥之沒則轄而埜之直歲大侵出所積粟廉價售之而邑之求糴者日踵接於門皆飯之而去嘗有一里氓齎父鏹若干緡詣公啟廩尋失其鏹涕泣欲無生公知其故遂如所失數予以粟氓感德戒飭諸子每曰吾以安遺汝而不遺汝以危汝其慎之人咸儗之龐德公晚年謝棄俗紛家政悉委諸冢嗣一不以縈其心每適意有所得則疾書之為文貫穿經史為詩陶治性情積之遠發之弘不自知其多也有白雲集五十卷藏於家重

罹兵燹燬而不存娶江氏歙望族貞柔孝敬姑程氏宋
故相程元鳳之姪女感疾沉痼醫藥百方弗効江禱北
辰刲股肉和糜以進疾遂瘳以孝婦聞子男三人長玉
林字伯剛才識文學欲有以自見入國朝帥閫知其賢
辟賛軍務嘗謂功名可以戾契至卒齎志以沒次甡字
仲生工詩文為徽郡儒學正後擢將仕郎主山東之寧
陽縣簿終於官次薰字季南晦跡隴畝女二人長蘭適
程仁澤次和適謝均美孫男五積樵牧珪月德牧蚤游

邑庠由紀善今授從仕郎户科給事中兼司經局校書公生於前元丙申七月廿五日沒於癸夘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霹靂嶺江氏後公八年卒享年八十以洪武庚戌冬十有一月某日葬於街阬之原余成童時親拜公之絢屨知三世締交於公父子間俛仰四十餘年而死生變故有無窮之悲公三子四孫俱已相繼傾背所餘惟牧方膺爵禄駸駸嚮用殆天所以昌其後而食其報於前也耶牧累以公之行實

屬予述之平昔游從斯文無一在者獨余侍公之久知公之深通家契誼有不得而辭也故敢摭其梗概書之以俟當世之秉大手筆者采擇焉

故處士吳公伯罔行狀

公姓吳氏諱玉林字伯罔按吳自泰伯居句吳而子孫遂以為氏漢長沙王芮四男分居新安至唐有諱少微者仕為御史曽孫瑶自休寧徙歙富饒瑶生叔臻叔臻生明明生超超生春春生天推天推生琇愛休寧金竹

山之勝復徙家焉第四子依舒通守閬州始居吳田依舒生子志子志生泉湧泉湧生士儁士儁生積積生道傳道傳生琬琬生逢辰逢辰生梓榮宋吉州泰和縣簿梓榮生彥松彥松生邦吕歷官成忠郎邦吕生柔遇柔遇生貢龍元太平路繁昌縣尹號屏山生之泰之泰生龠字萬頃號白雲是為伯剛之父鄉稱長者公幼性敏鋭甫六歲就外傅日記數千百言能通大義成童有詩聲年十七習舉子業文理蔚然儕輩服其精緻屢試場

屋不利恬然不以得失介意而學益篤鄉先達子常趙公彦昭鄭公嘗同受業於家塾當是時倡明理學遡子朱子之淵源者朱公允升汪公德輔倪公士毅鄭公子美及我先人三峯先生也皆與公為斯文友故公德行之懿問學之博操守之端識見之卓迥異庸常天兵東下歙版圖入職方氏公始就辟叅謀軍機無何棄去竟以隱終方元季勛勦之秋公總家政内外整肅事親盡孝撫二弟克篤友愛賦重役繁身任之而親與弟不知

也蘄黄寇起入饒歙境羣小鴟張狼噬巨室葅醢公外戚歙程氏迺宋故相家闔門逃匿憸人利其貲蹤跡得之欲覆其宗俾無遺脅公盡出已財以足其求程獲免難里氓有韓姓者抱疾危迫公憂形於色延良醫藥之而愈收養孤遺賑恤窮乏常如不及里中所居之田平衍宜稼而農苦旱公乃相地形捐私帑堰溪為堨鏟山錐石引水為渠既成旱不為災鄉人利之建義莊積粟贍族凡祀先上塚少長咸集所以叙尊卑合親疎而重

敦睦之意也公剛直豪爽閭里攻訐鬬狠之忿不之公府而折中於公得公一言而止有松蘿唫槀二十卷藏於家公生於前元延祐二年丙辰五月十有七日没於大明洪武三年庚戌十有一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十五年壟於音干之原配程氏柔順貞靜孝敬舅姑宜於家族後公廿又六年卒得年八十一子男二人長樵蚤世次牧字彦守以俊茂選充邑庠弟子員用勞績擢紀善今陞授户科給事中兼司經局教書階從仕郎女

一人珈適歙士族江士翔孫男二冀善功遠孫女一遵
厚適江彥華嗚呼公有志而弗獲伸有才有學而弗克
試存心律巳可概見者如此人謂天道玄默難諶以予
觀之豈其然乎嗇其父於前所以豐其子於後也予自
童丱托交於公父子間今與彥守會京師敘騤違感今
思昔未嘗不長慨也予既述白雲處士行實而彥守以
故交無存非予莫能知公之詳復俾狀之以乞銘於太
史氏用發潜德之幽光焉謹狀

明故和齋唐公墓誌銘

公姓唐氏諱中字伯和號和齋世為新安文獻家始祖諱承昣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録勲勞授新安太守在官歲久子孫因居之遂為土著世逺譜軼弗可稽其詳譜自新安始葢本於承昣公也高祖諱廷儁字君選階登仕郎曽祖諱虞字常道號梅癯縣星源嚴田李氏出紹於唐有二子長諱元字長孺愽學雄文為東南學者師以將仕佐郎徽州路儒學教授致其仕公之伯祖也

次諱煇字清之號雙清以父之號梅瀶故永慕而志之由儒試吏業任廣東肅政廉訪司書吏公之祖也當時以昆季聯輝媲美一稱名儒一稱良吏鄉邦榮之考諱德潤字潤甫號晚翠谿水陽倉副使轉授饒之餘干州吏目享年六十妣俞氏晦庵書院山長俞魏卿女子男三人長伯友次伯恭次即公也公自幼隨其考宦游饒郡年稍長從鄉先進汪彥修先生授學讀經史通大義癸巳適丁戈鋋搶攘之秋而不幸先考棄背公侍養扶

疾竭誠攄孝以道途脩阻未能歸埜藁殯於宣之灘頭寺側時平遷柩返於故鄉窀穸之一都吳山壬寅總兵大將何公文輝開幙府起公參謀軍政甲辰除官吏目克復廬州朝廷論功褒賞陞授經歷移戍西江之南昌撫士卒以恩處僚友以信植弱持危賙貧卹匱大率以仁恕存心其事上遇下煦之以和接之以敬人無間言庚戌以疾還家甲寅府縣復以懷才抱德舉薦徵辟赴京擢黃之楊歷湖官其地產蘭故名蘭溪蘇長公東坡

嘗吟咏嘯歌登臨游眺之所至今遺跡猶可尋訪而赤壁之景日接於目公每餘暇裴回弔古見於詩章因自號蘭溪漁者在任將及三載課額弗虧民力弗困煢獨者賑恵以安之逋負者申請以蠲之已未解印綬乞歸田里杜門訓子講道於表城門内學徒甚衆後卜築東關倚山帶郭雖鄰闤闠而不雜市喧清曼幽邃嘉葩異卉扶疏葱蒨復遶屋種松闢小軒仍扁以晚翠殆將終老焉有詩文雜著十卷藏於家乙酉正月己亥嬰心氣

之疾攻以藥餌罔效至十四日辛亥夜呼諸子環侍明燈熾火指以取喻言人生命之脩短委之於天生猶寄也死猶歸也若燈火然明盡則滅理之常也遂瞑目奄然而逝春秋七十有五生於前元至順二年辛未三月二十四日歿於大明永樂三年乙酉正月十四日配孺人丁氏惠秀饒之餘干世家昔在乙未歲兵陷宣城公病危丁氏潛刲左股肉烹糜粥飼天而進遂病愈孺人性柔惠和順孝以奉舅姑睦以待娣戚恩以御婢媵婦

儀母德可謂備矣先公十年卒壽六十有四有男五人長希善次希趙次豫章皆讀書次吉祥充郡庠弟子員以詩經中庚辰科進士第授永州府祁陽縣令仁以恤民廉以律己九載通考無毫忽過奉吉命禮部特錫恩宴以勞之寵榮所被同時秩滿者皆莫及也再除河南南陽縣令次夢祖孫男九人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申塟於問政山齋堂前嗚呼公之為人儀觀甚偉廣顙豐頤身幹脩聳而氣寓和平性天明徹而

心地坦夷與人交洞見肺腑畧無涯岸值賔客宴會談機娓娓嬉笑滿容是以人人親之有如飲醇酎不覺心醉其平生見於設施不得久於其位盖弗獲展其才以究於用其所可稱道者僅僅如斯而已使公得盡其所藴又當何如哉嗚呼天之理賦於人人之理契於天天人之理相為倚伏未嘗懸隔也故嗇於前者豐於後微於始者盛於終此天人之理宜然也觀公之子孫昌茂其豐而盛者必矣而吉祥仕途方開等而上之未可量

也徵於此而益信予與公羣從凡弟以愚昧忝侍藩府留寓北京踰十載矣而次姪布赴屢移書欲干予求當代之名能文辭者顯揚之久未有所述今來南京次姪豫章復申前請及覲吉祥之榮寵故拜録之此歐陽子誌其先公瀧江之表而曰非敢後也盖有待也而予有待於吉祥而敢後於公也庸是姑為之誌以貢於玄壤以紓予之悲也

明故處士存誠汪公墓誌銘

公姓汪名仁字景榮號存誠歙人也其先出穎川隋末有諱華者當四海鼎沸奮臂一呼保禦六州民不識干戈唐室龍興乃奉籍納款詔褒美之沒寵雲朗山至今廟食曾祖諱文煥祖諱繼祖考諱祺俱隱德不仕公狀貌清癯性姿敏悟望之而容舒即之而氣和其持身也謹愿而不肆其處心也平易而不欺其居家也孝友而不違其在鄉也謙恭而不傲臨財以寬制事以義此公之素履若此也元季淯亂舉室潛避山谷閭鄉之郡小

橫梃剽掠遭之而不加害時漸寧迺攻廢舉之業而諸子皆成立家業日益饒裕初公父游淮北安於異土二十餘年至正中原兵起公俾弟景原領家政而自往淮迎請父意堅不為動凡往返者三父感其誠趣裝攜妾及子以歸洪武乙丑歲府吏張均道繫京獄誣公以自脫公被逮坐重法張乃悔悟以死爭尋蒙特恩寧家其於岐黃之經鍼灸之籍以至陰陽地理之學皆精擇而詳究之嘗闢一室居善藥凡遠近疾病者求之注以劑

液攻以鍼砭咸得脫去所苦故人人德之遠方藝術之士過其門必善遇之葢其天性如此暮年耳聰目明細字可書舍輿而徒亦弗杖也娶黄氏性柔淑繼閔氏得婦道嘗自卜塋塋於本里秋堨干虛其中穴以自定而窆其二室公生前元泰定丁卯沒於大明永樂庚寅享年八十有四子男三長致和先公二十年卒次致賢致達女二長原適程克恭次添適陳文紹俱黄出孫男八助澤尊晟新亨森閏孫女七俱適名族嗚呼觀古今之

人物惟篤厚者常得福而暴横者常嬰禍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公之得福皆自忠厚以延之而能享其全豈倖致哉予弱冠識公始終相與五十餘年今聞訃而不得哭聞葬而不得執紼其於交好之情何如哉予留京師致賢走書録星源俞季實事狀來求銘予讀之淚下不能禁雖欲已於言其能已乎遂按狀據實而書之銘曰

稽諸姓氏始侯汪也食采頴川世澤長也桓桓越國興

於唐也四海鼎沸時攘搶也六州保禦樂安康也遥遥後裔茂而昌也猗歟處士何才良也質性美粹德彌彰也心存誠厚藹慈祥也多能多藝攻岐黄也堪輿是精惟陰陽也針砭是嗜祛膏肓也善積培植德澤滂也嗚呼噫人逌允臧也天不慭遺遽云亡也少微星殞黯無光也卜吉佳城雲茫茫也秋堨斯干氣聚藏也有流其水環其崗也是窀是窆封斧堂也虹光夜燭常煌煌也墓門有石垂琳瑯也紀述不泯示銘章也後千百載久

不忘也

前給事中約齋先生吳公生塋銘

老友約齋吳公訪予三峯精舍掃榻留宿清譚竟夕語予曰死生者晝夜也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陶淵明自作生挽詩杜牧之自撰生墓誌至今以為賢吾欲効之子其為吾序而銘焉沒而刻之曷若存而讀之之為愈也幸毋恡予重世交誼不獲讓序曰公姓吳氏名牧字彦守號約齋世居休寧之吳田地以姓傳志其久也高

祖諱貢龍元太平路繁昌縣尹曾祖諱之泰號松所蔭授良和巡檢祖諱淵字萬頃嗜學能詩考諱玉林字伯岡襟度慷慨工辭翰公弱不好弄口授詩文記誦不忘甫成童伯岡逝哀毀柴立制終選充邑庠生弱冠長凡樵棄世形單影隻俄為憸人所誣謫戍冀北母程恭人訃至伏地痛哭絶而復蘇洪武二十二年冬皇上六師駐塗陽公奮身効忠隨駕回京叩閽上疏察天時人心之所宜歷陳十事允合聖心由是日侍左右訪問機務

賜以華宴賚以楮幣遂擢王府紀善大駕臨南京録功著勞陞户科給事中兼司經校書在東宮同大臣於經筵進講義理貫徹剖析詳明睿顔喜悦居無何以母喪未塟陳情上哀其孝誠允之歸而卜地於霹靂嶺塟母恭人及祖母二喪竣事復任再陞工科左給事中永樂辛丑秋八月公年六十有六上念其老優賜歸田誠盛典也公之歴仕拱侍彤庭翊賛青宫出入禁闥二十年餘規諫匡輔確守臣節中外倚賴翕然歸美而處身剛

介亮直不愧清流功成志遂保躬全名勇退而歸天之
道也公家食時養母以孝祀先以誠睦族以禮處鄉里
恤孤賑之有汪姓者産豐年老恐豪横侵漁之乃立僞
劵以囑公其人未幾歿公不以死生異其心即取劵以
歸其妻在兵中有棄小兒於道公收而育之在官有功
則推人有過則歸己門無私謁歸歲餘所居窓前地産
靈芝數本人以為賀公曰穀粟世所珍斯草奚足異耶
嘗繪小像自題曰爾貌清臞爾性恬澹金闕侍臣蓬萊

仙伴亦可以見公之素志也娶江氏歙之舊族婦道母儀為閨闈則側室李亦淑慎子男二人長翼善字思齊次功遠字思勉有孝行孫男四人俱俊茂嗚呼公際九五龍飛式符昌運而宣忠効力攀鱗附翼屢遷清要晚節承恩而歸以盡天年可謂克保始終而為全人矣予故序其梗槩復系之以銘銘曰

猗歟厥家延陵之裔泰伯季子先後繼志惟德之讓惟德之至以亢爾宗以綿爾世吳田之區山環水聚毓秀

鍾英篤生才毘乃祖乃父豪邁精粹吁嗟約齋善述善
嗣為剛介士為清白吏榮登王門長裾日曳兩遷給事
寵居近侍三擢校書司經啓秘以贊密謀以膺大事出
入禁闥小心寅畏守正惟艱任重匪易引年告休聖心
悅豫優游田里保身明智晚節康寧寡欲絕嗜人生穹
壤有形必敝迺營壽藏用卜佳地世澤弗泯公侯復始
刻銘豐碑終古毋愧

梧岡集卷八